



①

如前所述，开禧三年（1207年），韩侂胄被史弥远和杨皇后合谋，杀死在了上朝途中。嘉定元年（1208年），宋、金订立嘉定和议。

开禧二年兵败时，南宋和金也谈过判。作为胜利者，金朝自然提出了苛刻的条件，除了割地赔款之外，还要求将发动这场战争的主谋绑送金国，主谋是谁？当然就是韩侂胄了。后来，南宋还真将韩侂胄的头颅送给金国了。一贯主张对金国强硬的老韩这一生也是悲哀。

这个过程中，一个桂林人很熟悉的名字映入了我们的眼帘：方信孺。

如你所知，打了败仗以后，就要有人到金军去谈判，选来选去，最后选中了当时还是萧山县丞的方信孺作为谈判代表。县丞当谈判代表，这个职位好像有点低？但这本就不是什么好差使，朝廷中职位高的谁也不愿去啊——在桂林当过老大的江浙人王卿月曾经领过同样的差使，家里人劝他别去，他说上面有命令，没办法不去的，结果因病死在了途中——这份差使，以能言善辩闻名的方信孺是没法拒绝的，职级低？往上提点呗，可能正琢磨着建功立业的他也并不想拒绝。

于是，我们看到《宋史》讲方信孺的故事时，最大的篇幅用在了方信孺三次出使金国的细节上，而出使金国的过程，也成就了方信孺“以口舌折强敌”的盛名。考虑到方信孺父子两人都曾在桂林为官，方信孺更是在桂林的山石上留下了众多印记，这个人确实值得我们多聊聊。



②



③

五弦毋庸绝， 四海谁知音

□本报记者 杨湘沙 文摄

满溪流水半溪花

方信孺出生于淳熙四年（1177年），这一年，是之前的广西和桂林老大张栻在静江府任上的最后一年。张栻的老爹张浚，活着时一直在跟金国打仗，屡战屡败，屡败屡战，死后还身负骂名，算是跟金国纠缠极深的一个人了，而方信孺因为出使金国，也跟金国纠缠颇深，但他的表现却迎来普遍的赞誉。远在南疆的桂林，以这样或者那样的方式，和金国居然扯上了关系，这算不算巧合呢？

还有一件事也挺巧的，开禧北伐前后，来桂林当老大或者和老大搭班子的，哪里人居多？福建人。

比如说，蔡戡，嘉泰三年（1203年）在桂林当老大；接蔡戡班的詹体仁，嘉泰四年（1204年）和开禧元年（1205年）在桂林任上；此后在桂林短暂露面的赵善恭，也是福建人；中间来了个湖南的王容王状元，但紧接着的黄景说，又是福建人；此后的李訏是福建人……老家福建的方信孺在桂林当官的时候，虽然不是最大的一个，但他还是在这里熬到了邹应龙的到来，邹应龙我们前面聊过，妥妥的福建人，就是那个曾经通过太子的关系，找皇帝借御花园来办福建同乡会的家伙。

在福建人之前，来桂林当老大的，按之前所述，最多的是江浙人士，江西也有一些——由是记者想到，如果把这些江浙和江西福建人的后裔，全部联系起来，邀请他们来今天的桂林旅游，走一走老祖宗曾经走过的路，吹一下老祖宗曾经吹过的风，那必定是桂林城的一件盛事。

方信孺是福建莆田人，而对于桂林来说，这家还跟别人不一样，因为他们父子两人先后都在桂林当过大官，历史上可能这是独一份。虽然不是最大的那个知静江府兼广西经略安抚使，但他们都曾担任过提点刑狱和转运判官，分别负责政法、交通和财税方面的事务，也是老二老三的角色，不可低估。我们可以大胆地推测，方信孺对桂林的感情不浅，毕竟他很小的时候，就跟着父亲来桂林住了好几年，官二代的身份，加上他从小就有学霸之称，想象得到，方信孺少时就应该在桂林过得很快乐。这可能也是他后期自己来桂林任职，结果在名山大川留下题名石刻最多的原因吧？

记者之前曾在另外的文章里对方信孺在桂林的过往做过一番考证，“在桂林任职期间，公事之余，方信孺几乎走遍了桂林的各处景点，留下了各类题刻25件，是在桂林留下题刻最多的人。据有关方面统计，计有题名10件、题诗7件、题榜6件、题记2件，皆以山水游记石刻为主。方信孺的题刻囊括了多种书体，其中包括12件楷书、5件行书、3件草书，另有篆书3件、隶书2件，为后人留下了宝贵的文化遗产。方信孺的石刻地点几乎遍及桂林的各处山水名胜，但又以现在七星公园范围内的遗迹为最，包括龙隐岩、龙隐洞的5件和普陀山七星岩的2件，今人将方信孺的雕像安放在七星公园南面的龙隐路上，也算是适得其所了。”

如你所知，宋代桂林旅游盛极一时，刻石纪游成为宋代山水游览的一种时尚和普遍现象——可惜资源有限，今天的桂林不能为游客提供这种服务了——这与当时的特殊环境和历史背景有着很大关系。宋代抑武扬文，文人地位显著高于武将，所以宋人热衷于舞文弄墨，遇山水名胜，怎能不以文载游，以文记游？而如果能在奇石峭壁上摩崖一番，那更是幸事了。

今天七星公园内的月牙山龙隐岩、龙隐洞，存有石刻205件，其中宋代104件，占石刻总数一半以上，史称“镌题之众至环两岩，使壁无完石，他岩未之有也”。这样的地方，怎么可能被方信孺错过？少时跟父亲来桂林时，年纪还轻，未必懂桂林山水之妙，可能也不方便到处乱跑。现在不同了，二把手啊，三十六岁的年纪，哪里去不得？实际上，方信孺还特别沉醉于此，多次流连于龙隐岩和龙隐洞，高兴了，肯定是要写诗的，“石上参差鳞甲动，眼中在处画图开”“满溪流水半溪花”，都是佳句。

作为一代名诗人，方信孺与前辈曾知静江府的范成大（江苏人）一样，留下了不少歌咏桂林山水的诗文，“曾榜武夷九曲，何如桂岭七星。水石小容蟾隐，烟云长带龙腥”，七星岩、龙隐洞风光呼之欲出；刻于虞山舜洞的《古相思曲》，“相思长相思，相思无古今……五弦毋庸绝，四海谁知音”更是借情言志，被人称作世间传情达意的最精美华章之一，其文学高度今人很难企及。

对于桂林人来说，方信孺的贡献不仅仅表现在政务和诗词上，他对桂林山水之美的发掘和推广也与前辈范成大一样厥功至伟：范成大在伏波山修建了癸水亭、正夏堂、进德堂，在月牙山建造了骖鸾亭，在七星岩前筑了碧虚亭，在屏风山修葺了壶天观、思亭，还在1174年修复了朝宗渠，从而开拓了许多新的水陆景点，为桂林山水营造出了“景在城中，山在水中”的妙境。而方信孺也筑石洞，修石堰，修复范成大时期的朝宗古渠，引灵溪水入阳江（今天的桃花江），补充西湖水量，形成了“波光分破湖千顷，潭影斜飞水一洼”的绝美景象。这也应该是明代桂林人为范、方二人立“范方祠”的原因之一。

厉害吧？方信孺对桂林的感情还真不是一般的深。

烟云长带龙腥

方家父子和桂林渊源颇深。父亲方崧卿是隆兴元年（1163年）的进士，曾在桂林担任广西转运判官、提点刑狱，当时方信孺就曾随父亲来桂林住过，大概也就一个中学生的年纪。所以嘉定六年（1213年）到桂林任职，其实已是方信孺第二次来桂林了，而这一呆前后又是近六年。方信孺初到桂林时，据说受到了桂林百姓的夹道欢迎，有没有士族少女献花不知道，但要说这得益于父亲方崧卿20多年前在桂林多行善政、赢得了民心，那应该没什么问题。

方崧卿（1135-1194年）不是一般人，后人盖棺论定时，称他是南宋藏书家与校勘家，家藏各类书籍达四万卷。现在都没几个人有这么大的藏书量吧？总之家里书很多，老爹地图画得好，给方信孺营造了一个很好的学习环境和不俗的世界观，怪不得方信孺九岁时就能写文章，还得到了周必大、杨万里等人的表扬。

像方崧卿这样的一个有为青年，在那个年代自然是豪门大族的佳婿首选，所以，当时的宰相叶颙劝退一众竞争者，把女儿嫁给了他。叶颙是哪里人？福建人。妥妥的肥水不流外人田嘛。

方崧卿在桂林时，政声颇佳，而为了彰显父亲的功绩，同时也为了警醒自己，来桂林为官后，方信孺重新修缮了父亲办公的地方，定名为“世节堂”，并请好友、南宋名臣易祓书写，刻在了龙隐岩上，借此表达自己继承父亲廉政为官家风的决心。

从这个举动足可以看出，方信孺对父亲的崇拜之情，那是一点都不打折扣的。他继承了父亲的学识，在人生经历和行事风格上，却又和老爹有着很大的不同。简单点说，老爹方崧卿更像个传统的文人，而方信孺气力更足，文人的底子上，又附加了很多武力元素。比如说，当番禺县尉的时候，有海盗抢劫商人，方信孺接到报案后，带领人马前往追捕。当时盗贼正聚在一起分赃，见有官兵过来，气势如虹，也是害怕，纷纷想登船逃跑。但是，方信孺早就派人将海盗的船开走了，于是走投无路的海盗们在绝对实力面前束手就擒，没有一个人漏网，方信孺端的是有勇有谋啊。

方信孺的武力值有多高？我们不知道，毕竟除了在番禺当军分区司令员捕盗的这段经历，后面也没见过他提刀上马手刃仇敌的报道。但他三次出使金国的过程，却足以看出他的胆力强横，也是个天不怕地不怕谁都敢不放在眼里的狠角色。

当前线战败朝廷想跟金国议和的时候，先前的谈判都没取得实质性成果，这当口，有人推荐了方信孺。身为萧山县丞一个区区七品官的方信孺出发前居然问了韩侂胄这样一句话：“开衅自我，金人设问首谋，当何以答之？”

谁都知道，主持开禧北伐的就是韩侂胄，方信孺这样问，明知故问，显然有些不尊重老韩了。而韩侂胄一时间居然不知道如何回答，只是一副又气又急的窘迫样子。方信孺的不满也在这句话里了：当初喊打的是你，现在讲和的也是你，你老人家一个屁不敢放，抓我去跟人家谈条件，别以为我心里不清楚。

当然，不满是不满，但该干的活还是得干，只不过面对敌对方时，策略就不一样了。“开衅自我”，确实，开禧北伐这场战争是我大宋先发动的，但我只在这里承认，面对金人时，我是不认这条的。

于是我们看到了第二次出使金朝，在争论这场战争的是非曲直时，方信孺说，本朝兴兵时间在去年四月，贵国遣书引诱四川吴曦叛宋则是在去年三月，时间还在我朝兴兵之前，贵朝理不理亏？如以势力强弱来讲，贵军攻占了滁州、濠州，我方也占领了贵国泗州、涟水。你们夸耀蒲津桥之胜，我方亦取得了凤凰山大捷。你们说我们不能攻下宿州、寿州，你们围攻庐州、和州、楚州，攻下了吗？你们所提的五项条件我们已经同意了三条，你们仍不接受我方主张，还是狮子大开口，过分了啊，大不了再战一场，谁怕谁？

而在第一次出使谈判的时候，方信孺也曾为南宋的开禧北伐做过让金朝宰相完颜宗浩抓破头皮的解释。当时完颜宗浩居高临下大声质问：前日兴兵挑起战火，今日却要求议和，这是为什么？方信孺回答得滴水不漏：“前日兴兵复仇，为江山社稷；今日屈己求和，为天下生灵。”

你完颜宗浩想站在道德的制高点上来压服我方信孺？两个字：没门！

因为坚持自己的原则和底线，方信孺三次出使金国谈判，金人始终没能按自己的要求达成所有意愿，虽然双方剑拔弩张的局势依旧存在，擦枪走火也极有可能发生，但在作为朝廷颜面的方信孺这里，他保住了南宋的脸，不卑不亢，打死不松口。这件事的正面意义在于，起码让南宋王朝这一年偷偷喘了好几口气，加上北面蒙古人对金国的压力，孱弱的南宋居然又苟延了数十年。

不过，回到朝廷，对上韩侂胄，方信孺又没什么好脸色。本来在金国时，关于将首谋斩首送到金国的条件，方信孺是坚决不接受的，那也太伤大国自尊了，但一回到朝廷，方信孺毫不客气地告诉韩侂胄：金人想要你韩太师的脑袋。在这件事情上，其实方信孺完全可以做好人表忠心向韩侂胄靠近的，只要加一句说在完颜宗浩那里，我是拼了命也不答应的，大概率就能过关。但方信孺也是犟，偏对自己在金国时的强硬表现不加任何解释，还假装给韩侂胄面子，说不敢讲，然后韩侂胄一追问，他就全倒出来了。韩侂胄也是要面子的人，见到方信孺这一副站着说话不腰疼、看热闹不嫌累的表情，哪能不气，直接就给方信孺降了三级，发配到临江军监视居住了。

从方信孺的一些小细节中，我们知道，方信孺对于韩侂胄是不怎么待见的。如前所述，在桂林当过老大的几任福建籍人，对韩侂胄的一系列举措也都是持不同看法的，这看似巧合，实际上说明当时的福建人，还是相当抱团的，并且有自己的坚守。

之后，韩侂胄被杀，加上随后出使金国的王植在皇帝面前讲了方信孺的好话，说他坚强不屈死保气节的做派甚至都得到了金人的尊重，方信孺的处境才开始逐渐变好。

嘉定十年（1217年），方信孺离开桂林后，先担任大理寺丞，后改任淮东提刑，兼真州（今江苏省仪征市境内）知州。在真州任上，方信孺积极备战，防范金兵南侵，实施了一系列颇有成效的举措，让真州城池在金兵的铁蹄下得以保全。史书记载，山东李全因缺粮聚众造反，方信孺秘密派人走海路赠送粮草，以德服人，使其归附宋廷。此后李全率军与金兵作战，屡立战功，方信孺的识人之明也是让人赞叹。不过此事引起了朝臣的猜忌，加上后来方信孺弹劾豪吏，被倒打一耙，最后被朝廷训诫，又是连降三级。天不怕地不怕的方信孺坦然以对，随即返回莆田故里，并终老于此。

按照前人所述，方信孺性子豪爽，视金钱如粪土，经常请朋友聚会喝酒吟诗，“所至宾客满其后车”。前期如此，当属方信孺真性情流露，后期被贬回老家后依然如此，“营居室岩窦，自放于诗酒”，则应与官场龌龊、报国无门、内心苦闷有关。1222年冬，方信孺重临终前，曾叫人挂了张诸葛亮的画像在屏风上，也不说啥，但出师未捷身先死的悲凉情绪却已浓得化不开。

《宋史》中记录：方信孺后期“费用竭，宾客益落”，身故前的穷困潦倒令人扼腕叹。这是福建人中的一个异类。